



著作：印度佛教史

第二节 部派的思想

究竟有几部

部派，大致是以各自所依的见解而分裂，相传是十八部，加上大众部及上座部的根本部，则成为二十部，但在现有的资料中，唯有上座部系的说一切有部及经量部的遗产最丰富，它们有许多部论典，可资吾人的研究。其他部派的思想，也是藉着有部论典中的间接叙述，而得到一些概念。特别是大众部，它虽分有本末九部，它的论书是少得几乎没有。

说到律，我们必须知道，部派佛教之中，有的重视戒律，有的则对戒律不做争论。重视戒律问题的部派，为了所持意见的不同，便依根本律的解释而形成他们自己的律藏；对戒律不做争论的部派，虽在某种意见上不一致，但仍采用他们根本部的律藏，作为僧团生活的依据。

因此，传说中的二十部，既没有二十部派的经论留下，也未必就有二十部派的律藏留下。实际上也不一定真有二十个部派，若细分析，又未必仅仅二十个部派。可是，二十部是北传佛教的通说。

律分五部

从律藏的分裂而言，通常是说「律分五部」，律分五部的传说，也有三类：

- (一) 《大集经》所传：昙摩多，萨婆帝婆、迦叶、弥沙塞、婆蹉富罗。
- (二) 萨婆多部的师资所传：昙无德、摩诃僧只、弥沙塞、迦叶维（遗）、犍子。
- (三) 《僧只律私记》、《舍利弗问经》、《大比丘三千威仪》、《佛本行集经》等所传：昙无德、弥沙塞、迦叶遗、萨婆多、摩诃僧只。

在此三类传说之中，大致相似而略有出入，据印顺法师的意见，是以第三说最能见其古意。至於今日传存的六部律藏，本书已在第三章第四节中介绍。

何时分裂

各部派究於何时分裂，传说也不一致。近代学者之中的望月信亨博士，在其《佛教大年表》中假定了如此的几个上座部派：

说一切有部：佛灭后第三百四十五年（西元前一四一年）。

犍子部：佛灭后第三百八十五年（西元前一〇一年）。

法上部、贤胄部、正量部、密林山部，相继自犍子部分出；化地部从说一切有部分出；法藏部又从化地部分出。均与犍子部的年代相近。

饮光部：佛灭后第四百二十五年（西元前六十一年）。

经量部：佛灭后第四百四十五年（西元前四十一年）。

这是以上座部根本分裂於阿育王时代的看法，是据南传记载以阿育王即位於佛灭后二一八年（西元前二六八年）。实际上，大众部的分裂要比上座部的分裂尚早出一百年，上座部受了大众部思想的刺激，才有分裂的。若与北传的《异部宗轮论》相比，尚约有百年之差。

二十个部派

根据《异部宗轮论》的记载，共有二十个部派。实际上最盛行的，只有大众部、南方上座部、印度大陆的说一切有部、正量部、经量部，一共五部。五部之中有思想体系的，也只有大众部、说一切有部、经量部，一共三部。三部之中思想最繁琐的，仅是说一切有部而已。

不过，既有二十部的名目，我们应该根据《异部宗轮论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五页中）所列的介绍一下：

（一）大众九部：

1.大众部（Mahāsāṃghika-h.）：这是大众根本部，音译为摩诃僧只。它的思想，到下一节再讲。

2.一说部（Ekavyāvahārika-h.）：此依其所立的宗义而命名，所以，《文殊师利问经》（《大正藏》一四·五〇一页中）把它称作「执一语言部」。窥基的《宗轮论述记》（《续藏》八三·四三七页），说此部主张：「世出世法，皆无实体，但有假名。」因此近世学者

有以为此与大乘般若的「无相皆空论」，以及与马鸣龙树所倡的「诸法实相论」，有一致的地方。

3.说出世部 (Lokottarava—dīnah.)：此部也是依其所立的宗义而得名。《十八部论》称它为「出世间说部」，《文殊师利问经》称之为「出世间言语部」。此部主张：世间法从颠倒而生烦恼，由烦恼生业，由业生果报，果报是苦；出世间法是由道而生，修道所生的道果，便是涅槃。可见此派系对四圣谛做了认识的批判，苦、集二谛为妄非实，道、灭二谛是真实法。此虽与大乘的假、实、真、妄有距离（因为此是相对的，大乘是绝对的），但其仍被窥基及法藏等以为是分通大乘的教义。

4.鸡胤部 (Kaukkutīkah.)：《部执异论》称此为「灰山住部」，《十八部论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八页上）称其为「窟居部」，《文殊师利问经》音译为「高拘梨诃部」，《宗轮论述记》以其为「矩昵部」。此部以经律二藏为方便教，以论藏（阿达磨）为真实教。所以主张「随宜覆身」（有三衣无三衣均为佛所许可）、「随宜饮食」（时食及非时食均为佛所认可）、「随宜住处」（结界或不结界均非为佛所计较），但能求其速疾断除烦恼，即是佛意。此派生活不滞於教条，自由而严肃，精进用功，修为过人。此在当时的印度，确是进步的、革命的新思潮。可是，如果不能精进用功，而仅高唱此派的三点主张者，佛教就要亡了。

5.多闻部 (Ba—huh.)：《部执异论》称其为「得多闻部」，有博学之义。此部的祖师，祀皮衣罗汉，与《奥义书》的中心人物 Ya—jn—a Valkya 同名，故有人以为此部思想有参考《奥义书》的哲学形态。《部执异论疏》中说：「《成实论》从此部出，故参涉大乘意也。」唯据《异部宗轮论》介绍的，并不能发现它有大乘的深义。

6.说假部 (Prajñā—aptī—va—dīna—h.)：《文殊师利问经》未见此部之名，佛音 (Buddhaghosa 或译觉音) 所着的《论事注》(Kathā—vatthu—dat.t.hakathā—)，亦未说到此部。《十八部论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八页上）称此为「施設论部」，《部执异论》以此为「分别说部」或「分别部」。此部以《施設足论》为其中心思想。此部对于「现在」的「法」，以为现实世界之一面是「假」的，另一面是「真」的，此假与真的思想，至《大乘起信论》时，便成了真妄两面的大乘世界观。窥基的《唯识述记》又说：「今说假部，说有分识，体恒不断，周遍三界，为三有因。」如果此部真的有此「有分识」之说，那就可说大乘阿赖耶识的思想，是由有分识而开展来的了。

7.制多山部 (Caityasāila—h.)。

8.西山住部 (Aparasāila—h.)。

9.住部 (Uttarasaila-h.)。

以上三部，是大众部最后分出，据《宗轮论述记》，说在佛灭后二百年满时，外道大天在大众部中出家，与彼部僧重详五事，因兹乖诤，分为三部。为了重详五事而分裂，但此事应在大天南游弘化数十年后，乃是承大天五事之大众部学者，可能是为了思想及住处的隔离而分裂成数派。《部执异论》说这次分裂成支提山（即制多山）及北山住之两部。《文殊师利问经》则说此次分为东山及北山二部。据佛音的《论事注》，称东山、西山、王山、义成山之四部为案达罗派。据玄奘《大唐西域记》称大案达罗，城侧之东山、西山，有二古寺，旧属於大众部。

如果要问案达罗在何处？这要考察支提山的位置，据日本《国译大藏经》论部卷一三附录载，它是在吉斯特那河 (Kistna R.) 畔的别克士韦陀 (Bexvada) 对岸的支提山。此处的案达罗，即是指南印度哥达瓦里河 (Godavari R.) 以南，并包括吉斯特那河以北的地区。这里的土着，有其特殊的文化及信仰，大众部佛教受其薰染而再分裂，是可能的。婆罗门教湿婆派的夜叉罗刹等，均为此等南方民族中的产物，在湿婆神像之中有同其妻拥抱淫褻之姿，今之印度教中，尚有男女生殖器的崇拜。到了大乘的密教，就有以男女性交为修持法门的情形出现。大众部在案达罗派之后，即消融於大乘佛教，初期的大乘出现在南印度，大乘密教，也说由「开南天 (竺) 铁塔」而得。

(二) 上座十一部：

上座部最初分派，出了说一切有部，据说上座的根本部者，因见解不同而离开了旧住处，转到雪山之麓，成为雪山部。所以，连雪山部算起来，上座虽称十一部，却有十二部的名目，可资介绍的则仍为十一部。

1.雪山部 (Haimavata-h.)：《十八部论》(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八页上)称此为「先上座部」，《部执异论》名此为「上座弟子部」，《异部宗轮论》名此为「本上座部」。但此部的宗义，大多与一切有部相反，倒与大众部接近的多，采用大天五事，即其一例。又主张没有「中有」，亦与大众部一致；一切有部是相信有情众生在「欲色界，定有『中有』」的。因此，根据大众部及分别说部(如《大史》)所传，则将雪山部列入大众部的末派。据印顺法师的推定，仍以有部所说的为当。

2.说一切有部 (Sarva-stiva-da-h.)：此部思想严整而广博，当以另节介绍。

3.犍子部 (Va-ts1-puowl-ya-h.)：《部执异论》称此为「可住弟子部」，《唯识述记》又称此为「瞢瞢子部」。此部是继承《舍利弗阿昙》的思想而来，对此思想之不足

处，加以补充的解释，由於所见不同而再分裂。此部虽自上座部分出，却受大众部教义的影响很深，而一般学者均以舍利弗持有大乘思想，故在犍子部，将如来一代教法分为五藏：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（此三是有为法）、无为（无为法）、不可说（非即非离蕴之我），此五藏的「不可说藏」，就彷彿於大乘的如来藏。此部以本体论的中心，便是「非即非离蕴我」的不可说藏，破斥凡夫的「即蕴我」及外道的「离蕴我」，而以非即非离蕴我作为诸法的本体。因此，这一不可说藏，又相似於大乘阿赖耶识的思想了。但此部仍执有一个诸法本体的「我」，故被清凉国师在《华严玄谈》卷八中评为「附佛法外道」。然其虽未及於如来藏或阿赖耶识的境地，却为大乘的唯识思想先铺了路。

4.法上部（Dharmottarīya-h.）：《文殊师利问经》称此为「法胜部」，《十八部论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八页上）音译为「达摩那多梨部」。

5.贤胄部（Bhadrayānīya-h.）：《文殊师利问经》名此为「贤部」，《十八部论》音译为「跋多罗耶尼部」，《部执异论》名之为「贤乘部」。

6.正量部（Sammitīya-h.）：此部是犍子部下四部之中最盛的一派，《文殊师利问经》名其为「一切所贵部」，《十八部论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八页上）音译为「三弥底部」，《部执异论》名为「正量弟子部」。窥基的《宗轮论述记》中说：「此部所立，甚深法义，刊定无邪，目称正量，从所立法，以彰部名。」西元四三二年从印度到锡兰去的佛音，在其撰着巴利文《论事注》时，正量部尚在流行；又从《大唐西域记》知道；玄奘游印时（唐太宗贞观三年至十九年，西元六二九至六四五年），正量部尚多行於中印、南印、西印地方，东印亦有少许；稍后义净的《南海寄归内法传》（《大正藏》五四·二〇五页上—中），也说到此部有三藏三十万颂，并说当时此部行於西印之罗荼、信度地方者最多，摩揭陀以及南海诸州，亦有少部分传存。可惜在现存的资料中有关犍子部下四部的记载太少，正量部的教义，则见於不知何人所撰及所译的三卷《三弥底部论》（《大正藏》三二·四六二页上—四七三页上）。此部也是有我论者，大体与犍子部相同，唯其继大众部末派的思想而将大地、命根等「色法暂住」的思想加以分析，把色法的生灭观，分为两类：1)心心所、声光等，为刹那灭；2)身表业色、不相应行、身山薪等，为一期灭。因此，若以西方哲学来看，正量部似属於「现实的实证论」或者「经验论」者。

7.密林山部（garikā-h.）：《文殊师利问经》称此为「山部」，《十八部论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八页上）称之为「六城部」，《部执异论》名之为「密林住部」。

法上、贤胄、正量、密林山，此四部所存资料奇缺，据《异部宗轮论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六页下）说是为了对一偈解释的不同，而在犍子部下分为四派，那一偈便是：

「已解脱更堕，堕由贪复还，获安喜所乐，随乐行至乐。」

此偈的异解，请参看《宗轮论述记》（《续藏》八三·四六一页）。但在现存犍子部的教义中并没有此一颂文，现存的《舍利弗阿毘昙》里面也无此颂。

8.化地部（Mahī-saka-h.）：这就是传有一部《五分律》的弥沙塞部，北传《异部宗轮论》说它是从说一切有部分裂，南传《大史》则说它是直由上座本部分裂，大众部则以化地部为上座部分别说系之一，而与饮光、法藏、铜三部一样。《文殊师利问经》称此为「大不可弃部」；《十八部论》以此为「弥沙部」；《部执异论》名此为「正地部」。另有「教地」、「弥嬉舍婆挹」、「磨醯奢娑迦」、「弥嬉舍婆柯」之名。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三（《大正藏》五五·二一页上）说：「佛诸弟子，受持十二部经，不做地相、水、火、风相、虚空、识相，是故名为弥沙塞部。」此部思想，本宗同义者，颇类於大众部，末宗异义者，则继承一切有部。据《成唯识论》卷三所言，化地部的「穷生死蕴」，相当於第八阿赖耶识。据《无性摄论》卷二所言，此部说有三蕴：(1)一念顷蕴（一刹那有的生灭法）。(2)一期生蕴（乃至到死的恒随转法）。(3)穷生死蕴（乃至得到金刚喻定时的恒随转法）。由此可知穷生死蕴相似於大乘第八阿赖耶识。此部的本体论，立九无为说，是受大众部的九无为思想启示而成立，其中异於大众部的有善法真如无为、不善法真如无为、无记法真如无为，此善、不善、无记之三性真如的思想，又相似於一切如如的大乘思想；其三性真如及不动无为之四项异於大众部，宜为由大众部过渡到大乘唯识，整理成六种无为思想的桥梁。《异部宗轮论》（《大正藏》四九·一七页上）说此部主张：「佛与二乘，皆同一道，同一解脱说。」此「同一」的意思，似乎是说真智本体并无差别。且其又主张：「僧中有佛，故施僧者，便获大果，非别施佛。」至其末宗，竟认为供养堵波（佛塔），所得功德少。此也不能不想到化地部已有「吾人即是佛」（人皆可为因地之佛）的大乘的先驱思想了。

9.法藏部（Dharmagupta-h.）：《文殊师利问经》称此为「法护部」，《十八部论》译为「昙无德部」，嘉祥的《三论玄义》，以法护为人名，是目连的弟子。这个目连，可能不是佛世以神通著称的大目犍连，而是阿育王时的目犍连子帝须，就是那位传称第三次结集的主持人，北传的优婆屈多（Upagupta），也即是此人；昙无德，便是他的弟子。如据窥基的《宗轮论述记》及《义林章》所说，此部有经、律、对法（阿达磨）、明咒、菩萨之「五藏说」；但此菩萨藏是将大众部的杂藏改变，其余四藏亦多同大众部。此部特重明咒藏（Manrowa）及菩萨藏（Bodhisattva-pit.aka），而开后来大乘密教之端绪；日本东密以达摩鞠多为龙智菩萨的别名，而达摩鞠多与法藏部主 Dharmagupta（法藏）的梵语相同，密宗的龙智，或不即是法藏部主，然亦不无渊源。汉译的《四分律》，即出於此部。此部承受大众部的思想颇多，所以日本凝然的《通路记》，把法藏部摄於大众部的一系。但它毕竟是

上座部的分别说系所属。

10. 饮光部 (Ka-syapI-ya-h.) : 《文殊师利问经》称此为「迦叶比部」, 《十八部论》称为「优梨沙部」, 《部执异论》称为「善岁部」或「饮光弟子部」, 另有「迦叶惟」、「迦叶遗」等, 乃是以部主之名而得名。据日本《国译大藏经》论部第五十二的结集史分派史说, 此部可能是由阿育王时的迦叶惟被派至雪山地方弘化而兴起的一派。据印顺法师的《印度之佛教》第六章第三节一一八页说: 此部与化地部、法藏部, 化行於印度大陆, 於圣典多有改作, 与大众部系的多闻部、说假部, 同其作风; 或融入《吠陀》而尊为佛说, 或仰推目犍连的神通以证实明咒之可信, 或以破外及对内之论争而别为撰集。

11. 经量部 (Saurowantikah.) : 《部执异论》名此为「说度部」或「说经部」, 《十八部论》称此为「僧迦兰多」或「修多罗论」, 正量部传称此为「师长部」, 唯各部所传均以此部为从说一切有部分出。说度部的梵名是 Sam.krantika (转移) Vada (说), 故在南传的《大史》, 以为经部出於说转部, 实则说经及说转, 同为经量的本末二计。此部出於有部, 但受大众部的影响, 而对有部思想采取批判的立场, 后来大乘唯识思想, 由经部而出者很多。例如色、心互薰的种子说, 约「种子曾当」而说三世; 唯识的「道理三世」, 虽见於《瑜伽师地论》卷五一 (《大正藏》三〇·五七九页上 | 五八四页中), 但在经部的鸠摩罗多论师, 已是这一思想的先兆。又如经部的「细意识」说, 以为「灭定细心不灭」、「执无想定细心不灭」, 亦即是根本识第八阿赖耶识的先驱思想。不过, 经部毕竟仍是小乘, 它的色、心互薰说是二元论, 唯识家则以万法不离识, 乃是一元论。由鸠摩罗多的细意识, 到室利逻多则进而主张胜义我 (胜义补特伽罗), 此为微细而不可设相的「真实我」, 大概可解为「法我」之执, 所以仍是小乘。但由此往上一步, 便是大乘「无我」的「实相」了。所以, 「胜义我」有常住不变义, 乃是大乘「真常唯心」思想的先驱。

此检体版资料录自法鼓全集 HTML 版 (繁体)